



汪品先

海洋地质学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，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。曾任国际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副主席、中国海洋研究委员会主席。

“海派”文化与科技创新

文 / 汪品先

说到“海派”，有人想到的是周信芳的“麒派”京剧，有人想到的是任伯年的“海上画派”，也有人想的是张爱玲的“海派小说”，但是绝不会有人想到科学也会有“海派”。科学当然没有“海派”，但是“海派”和科学确实有关，关系在于文化。

谈科学的时候提“海派”，是因为科学属于创造性文化。创新思维要有“源头活水来”，频繁交流、不断更新才利于创新。“海派”文化的长处就在于海纳百川、日新月异。继承固有传统，但不背历史包袱；引进西洋文明，却又不照单全收。正是在这“不中不西、亦中亦西”的夹缝里产生的“海派”文化，才能不按传统规矩出牌，才会具有特殊的活力，而这正是科学创新所需要的。

上海的文化特色是历史形成的。晋朝以来北方游牧民族铁蹄下的历次“衣冠南渡”，南宋以来丝绸之路的重心从陆地向海上的转移，都使得长江三角洲逐步发展为中华经济文化新的中心，从顾坚的昆腔到徐光启的几何，明朝的上海地区已经在孕育着新型文化的土壤。晚清“五口通商”开埠之后，作为长三角枢纽的上海逐步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，战争的移民潮驱动着东部各省的人才云集申城。而在国际层面，上海几度成为远东经济的大都会，却从不曾沦为单一国家的殖民地，因而又兼备世界层面的文化多样性。

在近两百年文化“杂交”的基础上，上海成了我国近代史上正、反两类新事物的萌发地，她既是冒险家的乐园、洋泾浜英语的故乡，也是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科学社的发祥地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以2010年的“世博会”为标志，上海进一步成为多种文化荟萃的东方明珠。有趣的是，在当前中国发展的新潮中，上海会不会再度发挥“海派”活力，成为“大众创业，万众创新”的龙头？

“海派”这个名词几十年来褒贬不一。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，见证过数不尽的社会罪恶；不堪回首的百年沧桑，充满着说不完的国耻家殇。多少传世佳作，刻画过上海天堂和地狱并存、善良和罪孽交错的怪象。但今天如果换一个角度作历史分析，不难发现上海蕴有一种说不清楚、但又无所不在的文化特色，一种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能力，这也许就是去掉贬义之后“海派”两字的含义。中国的创新，恰恰需要这种富有可塑性、探索性和竞争性的活力。

如果上海能够客观分析自己的特色，分清良莠、去芜存菁，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，就会意识到在中国的创新路上自己肩上所承担的历史责任。责任之一，就是构筑科技创新的文化中心。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，不但要建设科技研发机构，也必须推进创新文化建设。在科学上只有建设独立发展能力，形成自己的学派，才会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；在文化上只有将民族传统与先进科技相结合，而不是重复先哲古训，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权。这些恰恰是上海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。

构筑科技创新的文化中心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。当年上海率先引进西方文化，和传统文化结合产生了“海派”文化；今天能不能回转身来，在广泛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弘扬和推进民族传统，产生新一轮的“海派”文化？比如说，构建汉语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，组建科学和文化“双肩挑”的队伍，都是可行之举。就像开辟国际金融市场一样，上海在大力推进英语的国际交流之外，还可以开辟“第二战场”，打造国际科技交流的汉语“市场”作为补充。再比如，科技和文化间的断层阻碍着创新思维的发展，关键在于缺乏文化和科学“两栖”型的人才，而这又是上海有待发挥的潜力所在。

展望未来21世纪中叶的“海派”文化，将如一颗新星，冉冉升起在西太平洋的上空。文化如水，总是从高处往低处流。那时候的上海，将不再是外来文化排泄的洼地，而是“海派”文化流向各大洲的新兴源头。科学如山，攀登高峰是科学家的永恒追求。那时候的上海，科研将不再是名利场上的垫脚石，而是创新驱动下科学家攀峰的营地。几十年以后的盛世，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代人。但愿现在的呼吁有助于将来“新海派文化”的产生，而且那时候还会有“无忘告乃翁”的后人。📍

